

电视模仿秀

文 巩孺萍 图 少丹插画

现在电视娱乐节目有一种叫“模仿秀”，里面的选手模仿明星，几乎是以假乱真，真是让人佩服。其实一切艺术的开端都是从模仿开始，只不过有些是从生活中总结提炼，有些则直接从别人身上复制罢了。我们小时候也喜欢模仿，但不是什么明星秀，而是电视剧里面的情节。

那时候《西游记》正在热播，里面的孙悟空本领高强，降妖除魔，但经常被唐僧误解，每次孙悟空都要去观音菩萨那里求救。弟弟那时候五六岁，正调皮，看了电视剧，天天拿着棍子舞来舞去，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。有时候还把小妹当妖怪来打，弄得小妹整天“哇哇”大哭。我爸最讨厌小孩哭，虽然知道是弟弟不对，可从来不骂弟弟，反倒训斥小妹。看来，要想制伏“孙悟空”，只能“观音菩萨”出面了。于是，我找来一个白色的纱巾，披在头上，学着观音菩萨的口气，双手合十，训斥道：“你这个泼猴，还不快救你师傅去！”弟弟倒很“入戏”，一看是“观音菩萨”，立刻老实了，放下棍子，



跪在地上，磕头认错。

演戏总要有导演，其实就是组织者。我因为最大，主意又多，导演自然是我来做。不过除了当导演，我还要当化妆师，并客串各种角色。说是演戏，其实就是演一些片段，并不是真的像拍戏那样，而所演的片段也总是那么几个。比如《西游记》里“高老庄”那段。弟弟演孙悟空，我演猪八戒，小妹扮演高小姐。我先用硬纸板给弟弟做一个孙悟空的头箍，用胶水在外面粘上亮闪闪的香烟锡纸，然后用毛笔在弟弟的脸上画上孙悟空的脸谱。弟弟很听话，乖乖地任我在他的脸上乱涂。画好了，他就跑到穿衣镜前，拿着他那根“金箍棒”，摆出金鸡独立、手搭凉棚的模样，小脑袋东张西望，仿佛真的变成了“孙悟空”，站在云头观察妖怪呢。

小妹扮演高小姐。既然是小姐，肯定要化妆得漂亮点啦。那时家里没有胭脂，我就用过年写对联的红纸，稍微沾点水帮她涂上红脸蛋，再到厨房里，找根没烧完的木棍，用烧黑的那头，给她画上浓浓的眉毛。化妆完毕，表演开始了。我学着猪八戒憨憨的声音对小妹说：“娘子，让俺老猪背你吧！”小妹自然乐不可支，扑到我背上。弟弟这时候见状立刻拿着棍子，口中大喊：“你这个妖怪，找打！”然后就来追我们。我边跑边故意一颠

一颠的，小妹被颠得“咯咯”直笑。我们三个就在院子里转着圈，好不热闹。

有时候，我们还会表演“三打白骨精”。我找个被单，斜披在身上扮演唐僧，小妹演妖怪，拎着我妈洗菜的篮子。弟弟当然还是演孙悟空，他先用棍子在我的周围画一个圈，然后说：“师傅，千万不要走出这个圈，我化斋去了！”说完，



就跑开了。接着,小妹拎着篮子走过来,见我正在圆圈内打坐念经,就把篮子丢在地上,眼露“凶光”要来“吃”我。弟弟见状从台阶上一跃而下,挥起“金箍棒”把“妖怪”打倒在地。小妹最会“装死”,立刻躺地上,翻着白眼。“你这个猴头,怎么乱伤无辜!”

这时,我就学着唐僧,口念“紧箍咒”。弟弟装作头疼在地上打起滚来,边滚边叫:“师傅别念了,别念了!”这出戏我们演得最多。有一回,我们正演得投入,正巧我妈从外面干活进来,看见弟弟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,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呢,吓了一跳。看来我们演得还挺逼真。

二妹喜欢到处跑,不经常参加我们的演戏活动,偶尔来一次,我就找来我爸挑粪的扁担,弄两个箩筐让她挑着,让她演沙和尚。小妹呢,太小,长得可爱,头发长长的,有时候,我用皮筋给她头上扎两个小髻,让她当哪吒。除了演《西游记》,我们还演《济公》。当时,电视里天天放《济公活佛》,里面的歌我们都会唱:“鞋儿破,帽儿破,身上的袈裟破,你笑我,他笑我,酒肉穿肠过……”我们都羡慕济公,天天有烧鸡吃,有酒喝。弟弟想当济公,我就找来我妈扇炉子的破扇子给他,再用废报纸折一个帽子帮他戴上。弟弟就摇着扇子在院子里,学着济公玩世不恭的样子,表演起来。我还记得《济公》里有一出戏是一个人做了坏事,脖子上长了大瘤子,坏事做得越多,瘤子越大。我就用气球吹一个“瘤子”,然后用绳子挂在脖子上。弟弟学着济公的样子,朝手掌吹口气,然后将手掌在大腿上蹭两下,朝“瘤子”砍过来,气球“嘭”的炸了。弟弟就用破扇子拍拍我的头,一本正经地说:“记住了,多做好事,不做坏事!”“是,是,多做好事,不做坏事!”我连忙作揖。

我们还演了很多戏,现在都记不清了。但只要电视里放什么,我们就跟着演什么。现在想想,演戏是最好的生活体验,模仿其实也是创造。那时候大人从不管我们,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,无拘无束,这样的生活,实在令人回味无穷!

